

第十八章 臉麵問題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周管家今天不知道為什麼顯得有些囂張，皮笑肉不笑地說道：“少...爺，這府裏的事情，老夫人說我還是管得的。

”

少爺這個稱呼被周管家刻意地拉長了，裏麵那種不尊敬的意味表現的一展無遺。

範閑微笑看著對方眼裏的那一絲鄙夷，雖然自己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而自憐自艾過，但難得碰見這種看孽種的眼神，不免有些略感不爽。

見到事情不妙，有個聰明的丫頭偷偷溜走去找老夫人。而其他的丫環下人，則是緊張地注視著場內。雖然明義上是兩房，但大家都知道，範閑少爺的身份其實不怎麼光彩，而且澹州港別府的一應用度，全部是從京都拔出來的，出自那位二太太的手。

也正是因為這樣，二太太的心腹周管家，才敢於對這位少爺如此不敬。畢竟在大家的心目中，將來繼承司南伯龐大家產的，隻可能是京都裏的那位小少爺，而不是麵前這個笑容可愛的十二歲少年。

下人們雖然一向尊敬疼愛範閑，但是在這樣站陣營的時刻，並沒有人敢冒著得罪二太太的危險，站到範閑的那一邊。

隻有貼身丫環思思緊緊地握著範閑的手。範閑很清楚這些下人們的考慮，誰想生活的好點都不容易，所以也不會覺得悲哀或是心寒，隻是偏著頭，很好奇地看著麵前這位麵色不佳的周管家，心想一直安份的他，為什麼終於還是忍不住了呢？

周管家是京都司南伯爵府的二管家，因為在京都裏犯了一些小錯，所以被趕到遙遠而偏僻的儋州港來了。但是這位周管家並沒有覺得自己的人生從此就遠離了京都的繁華，也不因此而感到悲哀。

司南伯爵的正妻已經死了很多年，二太太七年前又生了一個兒子，水漲船高，加上二太太娘家很有些背景，所以眼看著就要登上正位。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候，身為二太太心腹的周管家來到儋州，自然沒懷什麼好意。

為了完成任務，所以他很小心地管理著伯爵別府，對老夫人特別的尊重，對下人也是和顏悅色，而且很少插手別人的職司，隻是每次看見那個害自己被變相流放的小賤種時，總會忍不住流露出來真實的想法。

但不知道為什麼，他有些害怕那個隻有十來歲的男孩。

因為不論他走到哪裏，似乎都能看到那個男孩微微笑著的臉，還有那雙清澈透明的雙眼。那張臉很幹淨漂亮，但如果從一醒來後，就時時刻刻發現這張臉陪伴在你身旁，那種感覺就很怪異了。

當周管家滿臉和藹地與下人們打著招呼時，小範閑那張漂亮臉蛋隱在花叢之中，癡癡地望著他；當周管家皺著眉頭認真察看帳目的時候，小範閑那張幹淨的臉蛋擱在帳房的窗台上，天真地望著他；當周管家恭敬無比地向老夫人匯報時，小範閑那張可愛的臉蛋輕輕依在老夫人的身邊，充滿無數好奇地望著他。

就這樣過了幾個月，周管家覺得自己要瘋了，不管睜眼閉眼都能看到那張幹淨可愛無害的小臉蛋，就像是一個飄浮在幽幽白霧中的鬼臉，如果不是鬼的臉，怎麼可能那麼漂亮，而且那麼專注地看著自己。

他已經快要承受不住這種精神上的壓力，甚至開始疑神疑鬼，是不是那個小男孩兒知道自己是來對付他的？但周管家馬上想到，這個孽種才這麼大點兒，怎麼可能知道成人世界裏的那些陰險，可是...為什麼他總看著我？為什麼？就像現在這種情況一樣，明明自己的話應該會讓這小賤種覺得屈辱，為什麼他還能笑得出來？

周管家冷笑著，心想澹州的事情馬上就要結束了，我何必還要受這個小賤種的氣。

...

範閑並不知道自己對管家肆無忌憚的觀察，會給對方帶來這麼大的精神壓力，當然就算他知道了，也不會有更多

的歉意。他隻是好好奇京都的那位姨娘，會用什麼樣的手段來對付自己。

但看見周管家借著教訓自己的大丫環來拂自己的臉麵，範閑的情緒就已經開始陰鬱了起來，聽到那句不陰不陽的少爺二字後，臉上的笑容開始緩緩斂去。

“聽說少爺前些年將個大丫環趕出府去，也太胡鬧了。”周管家像是沒有看見少年的臉色變得不好起來，仍然繼續說話，麵上帶著一絲不屑，“今後這些府裏的人事，少爺年紀還小，就少操些心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：“你這是警告我安分些？”

周管家口稱不敢，卻語帶驕縱：“哪敢？隻是臨來前，二太太交待過，少爺年紀小，要小的多照看一下。”

“難道你就不怕我端出少爺的架子扇你大嘴巴？”範閑好奇問道。

周管家啞啞笑了起來，摸了摸下巴底下並不多的胡須，說道：“雖然少爺...這個自幼喪母，少人管教，但大家都知道，但畢竟也是自幼飽讀詩書，怎麼會如此苛待下人。”

他看著麵前這個十來歲的漂亮少年，內心暗自好笑，就這樣一個小孩子，居然還想在我麵前擺主人的譜。

“噢。”這時候範閑似乎才想起來自己私生子的身份，醒過神來，轉身離開。

丫環們雖然暗底裏為少爺打抱不平，但看著沒有起衝突，也是為範閑感到鬆了一口氣。思思握著範閑的手，眼眶裏都開始濕了，心想少爺真是可憐，又怕他生氣，偷偷用餘光看去，發現範閑眼裏滿是寧靜，這才放心來。

範閑牽著思思的手進了屋，搬了兩個板凳放在門口，讓思思坐在一個板凳上，搬著另一個板凳來到花園裏。

下人丫環們還沒有散去，周管家還在回味剛才的英武。

範閑將板凳放在周管家的身前，旁邊的人覺得很奇怪，周管家也不解其意，正準備發問的時候，小範閑已經踩著凳子站了上去。

這時候範閑才十二歲，身高並不高，加上一個凳子，才將將和周管家一般高。

眾人迷惑不解，不知道他站到凳子上去做什麼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隻見範閑抬起右手湊到嘴邊啣了兩口熱氣，然後高高的抬了起來。

“你要做什麼？”這句話還停留在周管家的嘴裏，沒有來得及和唾沫星子一起噴出。

範閑的小手已經向後一掄，往前狠狠扇了下去！

啪！的一聲脆響，周管家被這一記耳光扇倒在地，臉上出現一個紅通通的巴掌印，嘴角滲出一絲鮮血，他整個人都被打蒙了，他絕對想不到這個小孩兒居然力氣居然這麼大，而且...這小孩兒居然...真的敢打自己！

小範閑從凳子上跳了下來，揉揉手腕，從旁邊一個小丫環手裏拿過一方手帕擦了擦手，望著在地上捂臉呻吟的周管家，輕聲說道：“飽讀詩書也是會打人的。我雖然不虐待下人，但很樂意讓你知道什麼叫紈袴子弟的做派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